



文学史系列教材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戏剧·电影文学卷

(第二版)

黄曼君 许祖华 孙红震 主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戏剧·电影文学卷)

主 编	黄曼君	许祖华	孙红震
编 撰	许祖华	白晓丽	周黎燕
	黄 宇	邓如冰	李金涛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武汉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戏剧·电影文学卷/黄曼君,许祖华,孙红震主编.2版.一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7

ISBN 978-7-5622-3826-3

I. 中… II. ①黄…②许…③孙… III. ①现代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 ②戏剧—剧本—作品集—中国—现代 ③电影文学剧本—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0698 号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戏剧·电影文学卷)

主编:黄曼君 许祖华 孙红震

责任编辑:李 萍

责任校对:方汉交

封面设计:甘 英

编辑室:第五编辑室

电话:027—67867364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04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npublish.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经销: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印刷:湖北睿智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章光琼

字数:377 千字

开本:787mm×960mm 1/16

印张:18

版次:2009 年 7 月第 2 版

印次: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24.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编者说明

一、此套作品选是根据 21 世纪“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并兼顾普通高校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简明教程》（许祖华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而编写的。其主要读者对象是中文和相关专业本科生及其他对现代文学有兴趣的学生和一般读者。

二、本套作品选既注意将各种不同流派的名家、大家及其代表作品尽可能收入，又注意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全局考虑，将那些难以归于某一流派，而又确有特色，且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定影响的作家作品，亦酌情选入。同时，本套作品选还吸收了近些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收入了港台地区一些现代作家的作品。

三、所选作品中，篇幅较短的，一律全文选入；篇幅较长的，如多幕剧、长篇小说、电影文学等，除个别全文选入外，其他此类作品一律以撰写《故事梗概》形式录入。

四、本作品选，虽然同仁多方努力，但限于水平，不完善处仍不可避免，尚祈读者批评。

编 者

2009. 6. 6

目 录

戏 剧

胡 适	
终身大事.....	(1)
田 汉	
获虎之夜.....	(9)
回春之曲 (三幕剧) (梗概)	(26)
西 林	
一只马蜂	(29)
欧阳予倩	
泼妇	(41)
汪仲贤	
好儿子	(51)
洪 深	
五奎桥 (独幕剧) (梗概)	(69)
余上沅	
回家	(71)
郑伯奇	
抗争	(80)
适 夷	
S. O. S	(88)
曹 禺	
雷雨 (四幕剧) (梗概)	(97)
日出 (四幕剧) (梗概)	(100)
李健吾	
这不过是春天 (三幕剧) (梗概)	(104)
夏 衍	
上海屋檐下 (三幕剧) (梗概)	(107)
都会的一角.....	(109)
于 伶	
回声.....	(119)

集体创作

放下你的鞭子(街头剧) (128)

吕 复、舒 强、何 茵、王 逸 集体改编

三江好..... (135)

陈白尘

未婚夫妻..... (145)

升官图(三幕喜剧)(梗概) (159)

熊佛西

醉了..... (164)

阳翰笙

天国春秋(六幕剧)(梗概) (172)

宋之的

雾重庆(五幕剧)(梗概) (177)

杨 绛

称心如意(四幕喜剧)(梗概) (181)

郭沫若

卓文君..... (185)

袁 俊

万世师表(四幕剧)(梗概) (207)

延安鲁迅文艺学院集体创作

白毛女(五幕歌剧)(梗概) (211)

舒 群、罗 烽

过关..... (215)

电 影

夏 衍

狂流(梗概)..... (227)

春蚕..... (229)

田 汉

三个摩登女性(梗概)..... (245)

田 汉、夏 衍

风云儿女(梗概)..... (249)

蔡楚生、郑君里	
一江春水向东流（梗概）	（254）
孙 瑜	
大路（梗概）	（259）
袁牧之	
桃李劫（梗概）	（264）
阳翰笙、沈 浮	
万家灯火（梗概）	（268）
洪 深	
劫后桃李（梗概）	（272）
沈西苓	
十字街头（梗概）	（276）
后 记	（280）

胡 适

终身大事

(游戏的喜剧)

(序) 前几天有几位美国留学的朋友来说, 北京的美国大学同学会不久要开一个宴会。中国的会员想在那天晚上演一出短戏。他们限我于一天之内编成一个英文短戏, 预备给他们排演。我勉强答应了, 明天写成这出独折戏, 交于他们。后来他们因为寻不到女角色, 不能排演此戏。不料我的朋友卜思先生见了此戏, 就拿去给《北京导报》主笔刁德仁先生看, 刁先生一定要把这戏登出来, 我只得由他。后来因为有一个女学堂要排演这戏, 所以我又把它翻成中文。这一类的戏, 西文教做 Farce, 译出来就是游戏的喜剧。

这是我第一次弄这一类的玩意儿, 列位朋友莫要见笑。

戏中人物

田太太

田先生

田亚梅女士

算命先生 (瞎子)

田宅的女仆李妈

布 景

田宅的会客室。右边有门, 通大门。左边有门, 通饭厅。背面有一张沙发榻。两旁有两张靠椅。中央一张小圆桌子, 桌上有花瓶。桌边有两张座椅。左边靠壁有一张小写字台。

墙上挂的是中国字画, 夹有两块西洋荷兰派的风景画。这种中西合璧的陈设, 很可表示这家人半新半旧的风气。

〔开幕时, 幕慢慢地上去, 台下的人还可听见台上算命先生弹的弦子将完的声音。田太太坐在一张靠椅上。算命先生坐在桌边椅子上。〕

田太太 你说的话我不大听得懂。你看这门亲事可对得吗?

算命先生 田太太, 我是据命直言的。我们算命的都是据命直言的。你知道——

田太太 据命直言是怎样呢?

算命先生 这门亲事是做不得的。要是你家这位姑娘嫁了这男人, 将来一定没有好结果。

田太太 为什么呢？

算命先生 你知道，我不过是据命直言。这男命是寅年亥日生的，女命是巳年申时生的。正合着命书上说的“蛇配虎，男克女。猪配猴，不到头。”这是合婚最忌的八字。属蛇的和属虎的已是相克的了。再加上亥日申时，猪猴相克，这是两重大忌的命。这两口儿要是成了夫妇，一定不能团圆到老。仔细看起来，男命强得多，是一个夫克妻之命，应该女人早年短命。田太太，我不过是据命直言，你不要见怪。

田太太 不怪，不怪。我是最喜欢人直说的。你这话一定不会错。昨天观音娘娘也是这样说。

算命先生 哦！观音菩萨也这样说吗？

田太太 是的，观音娘娘签诗上说——让我寻出来念给你听。（走到写字台边，翻开抽屉，拿出一张黄纸，念道）这是七十八签，下下。签诗说：“夫妻前生定，因缘莫强求。逆天终有祸，婚姻不到头。”

算命先生 “婚姻不到头！”这句诗和我刚才说的一个字都不错。

田太太 观音娘娘的话自然不会错的。不过这件事是我家姑娘的终身大事，我们做爷娘的总得二十四小心的办去。所以我昨日求了签诗，总还有点不放心。今天请你先生来看看这两个八字里可有什么合得拢的地方。

算命先生 没有。没有。

田太太 娘娘的签诗只有几句话，不容易懂得。如今你算起命来，又合签诗一样。这个自然不用再说了。（取钱付算命先生）难为你。这是你对八字的钱。

算命先生 （伸手接钱）不用得，不用得。多谢，多谢。想不到观音娘娘的签诗居然和我的话一样！（立起身来）

田太太 （喊道）李妈！（李妈从左边门进来）你领他出去。（李妈领算命先生从左边门出去）

田太太 （把桌上的红纸庚帖收起，折好了，放在写字台的抽屉里。又把黄纸签诗也放进去，口里说道）可惜！可惜这两口儿竟配不成！

田 女 （从右边门进来。她是一个二十三四岁的女子，穿着出门的大衣，脸上现出有心事的神气。进门后，一面脱下大衣，一面说道）妈，你怎么又算起命来了？我在门口碰着一个算命的走出去。你忘了爸爸不准算命的进门吗？

田太太 我的孩子，就只这一次，我下次再不干了。

田 女 但是你答应了爸爸以后不再算命了。

田太太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这一回我不能不请教算命的。我叫他来把你和那陈先生的八字排排看。

田 女 哦！哦！

田太太 你要知道，这是你的终身大事，我又只生了你一个女儿，我不能胡里胡涂的让你嫁一个合不来的人。

田女 谁说我们合不来？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一定很合得来。

田太太 一定合不来。算命的说你们合不来。

田女 他懂得什么？

田太太 不单是算命的这样说，观音菩萨也这样说。

田女 什么？你还去问过观音菩萨吗？爸爸知道了更要说话了。

田太太 我知道你爸爸一定同我反对，无论我做什么事，他总同我反对。但是你想，我们老年人怎么敢决断你们的婚姻大事。我们无论怎样小心，保不住没有错。但是菩萨总不会骗人。况且菩萨说的话，和算命的说的，竟是一样，这就更可相信了。（立起来，走到写字台边，翻开抽屉）你自己看菩萨的签诗。

田女 我不要看，我不要看！

田太太 （不得已把抽屉盖了）我的孩子，你不要这样固执。那位陈先生我是很喜欢他的。我看他是一个很可靠的人。你在东洋认得他好几年了，你说你很知道他的为人。但是，你年纪还轻，又没有阅历，你的眼力也许会错的。就是我们活了五六十岁的人，也还不敢相信自己的眼力。因为我不敢相信自己，所以我去问菩萨又去问算命的。菩萨说对不得，算命的也说对不得，这还会错吗？算命的说，你们的八字正是命书最忌的八字，叫做什么“猪配猴，不到头”，正因为你是巳年申时生的，他是——

田女 你不要说了，妈，我不要听这些话。（双手遮着脸，带着哭声）我不爱听这些话！我知道爸爸不会同你一样主意。他一定不会。

田太太 我不管他打什么主意。我的女儿嫁人，总得我肯。（走到她女儿身边，用手巾替她揩眼泪）不要掉眼泪。我走开去，让你仔细想想。我们总是替你打算，总想你好。我去看午饭好了没有。你爸爸就要回来了。不要哭了，好孩子。

〔田太太从饭厅的门进去了。〕

田女 （揩着眼泪，抬起头来，看见李妈从外边进来，她用手招呼她走近些，低声说）李妈，我要你帮我的忙。我妈不准我嫁陈先生——

李妈 可惜，可惜！陈先生是一个很懂礼的君子人。今儿早晨，我在路上碰着他，他还点头招呼我咧。

田女 是的，他看见你带了算命先生来家，他怕我们的事有什么变卦，所以他立刻打电话到学堂去告诉我。我回来时，他在他的汽车里远远的跟在后面。这时候恐怕他还在这条街的口子上等候我的信息。你去告诉他，说我妈不许我们结婚。但是爸爸就回来了，他自然会帮我们。你

叫他把汽车停到后面街上去等我的回信。你就去罢。（李妈转身将出去）回来！（李妈回转身来）你告诉他——你叫他——你叫他不要着急！（李妈微笑出去）

田 女 （走到写字台边，翻开抽屉，偷看抽屉里的东西。伸出手表看道）爸爸应该回来了，快十二点了。

〔田先生约摸五十岁的样子，从外面进来。〕

田 女 （忙把抽屉盖了。站起来接她父亲）爸爸，你回来了！妈说，……妈有要紧话同你商量，——有很要紧的话。

田 先生 什么要紧话？你先告诉我。

田 女 妈会告诉你的。（走到饭厅边，喊道）妈，妈，爸爸回来了。

田 先生 不知道你们又弄什么鬼了。（坐在一张靠椅上。田太太从饭厅那边过来）亚梅说你有要紧话，——很要紧的话要同我商量。

田 太太 是的，很要紧的话。（坐在左边椅子上）我说的是陈家的这门亲事。

田 先生 不错，我这几天心里也在盘算这件事。

田 太太 很好，我们都该盘算这件事了。这是亚梅的终身大事，我一想起这事如何重大，我就发愁，连饭都吃不下了，觉也睡不着了。那位陈先生我们虽然见过好几次，我心里总有点不放心。从前人家看女婿总不过偷看一面就完了。现在我们见面越多了，我们的责任更不容易担了。他家是很有钱的，但是有钱人家的子弟总是坏的多，好的少。他是一个外国留学生，但是许多留学生回来不久就把他们的原配的妻子休了。

田 先生 你讲了这一大篇，究竟是什么主意？

田 太太 我的主意是，我们替女儿办这件大事，不能相信自己的主意。我就不敢相信我自己。所以我昨儿到观音庵去问菩萨。

田 先生 什么？你不是答应我不再去烧香拜佛了吗？

田 太太 我是为了女儿的事去的。

田 先生 哼！哼！算了罢。你说罢。

田 太太 我去庵里求了一签。签诗上说，这门亲事是做不得的。我把签诗给你看。

〔要去开抽屉。〕

田 先生 呸！呸！我不要看。我不相信这些东西！你说这是女儿的终身大事，你不敢相信自己，难道那泥塑木雕的菩萨就可相信吗？

田 女 （高兴起来）我说爸爸是不信这些事的。（走近她父亲身边）谢谢你。我们应该相信自己的主意，可不是吗？

田 太太 不单是菩萨这样说。

田 先生 哦！还有谁呢？

田 太太 我求了签诗，心里还不很放心，总还有点疑惑。所以我叫人去请城里

顶有名的算命先生张瞎子来排八字。

田 先生 哼！哼！你又忘记你答应我的话了。

田 太太 我也知道。但是我为了女儿的大事，心里疑惑不定，没有主张，不得不去找他来决断决断。

田 先生 谁叫你先去找菩萨惹起这点疑惑呢？你先就不该去问菩萨，——你该先来问我。

田 太太 罪过，罪过，阿弥陀佛——那算命的说的话同菩萨说的一个样儿。这不是一桩奇事吗？

田 先生 算了罢！算了罢！不要再胡说乱道了。你有眼睛，自己不肯用，反去请教那没有眼睛的瞎子，这不是笑话吗？

田 女 爸爸，你这话一点也不错。我早就知道你是帮助我们的。

田 太太 （怒向她女儿）亏你说得出，“帮助我们的”，谁是“你们”？“你们”是谁？你也不害羞！（用手巾蒙面哭了）你们一齐通同起来反对我；我女儿的终身大事，我做娘的管不得吗？

田 先生 正因为这是女儿的终身大事，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该格外小心，格外慎重。什么泥菩萨哪，什么算命合婚哪，都是骗人的，都不可相信。亚梅你说是不是？

田 女 正是，正是。我早知道你决不会相信这些东西。

田 先生 现在不许再讲那些迷信的话了。泥菩萨，瞎算命，一齐丢去！我们要正正经经的讨论这件事，（对田太太）不要哭了。（对田女士）你也坐下。（田女士在沙发榻上坐下）

田 先生 亚梅，我不愿意你同那姓陈的结婚。

田 女 （惊慌）爸爸你是同我开玩笑，还是当真？

田 先生 当真。这门亲事一定做不得的。我说这话，心里很难过，但是我不能不说。

田 女 你莫非看出他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田 先生 没有。我很喜欢他。拣女婿拣中了他，再好也没有了，因此我心里更不好过。

田 女 （摸不着头脑）你又不相信菩萨和算命？

田 先生 决不，决不。

田太太与田女 （同时问）那么究竟为了什么呢？

田 先生 好孩子，你出洋长久了，竟把中国的风俗规矩全都忘了。你连祖宗定下的祠规都不记得了。

田 女 我同陈家结婚，犯了那一条祠规？

田 先生 我拿给你看。（站起来从饭厅边进去）

田 太太 我意想不出什么。阿弥陀佛，这样也好，只要他不肯许就是了。

田 女 （低头细想，忽然抬起头显出决心的神气）我知道怎么办了。

田 先生 （捧着一大部族谱进来）你瞧，这是我们的族谱。（翻开书页，乱堆在桌上）你瞧，我们田家两千五百年的祖宗，可有一个姓田的和姓陈的结亲？

田 女 为什么姓田的不能和姓陈的结婚呢？

田 先生 因为中国的风俗不准同姓的结婚。

田 女 我们并不同姓。他家姓陈我家姓田。

田 先生 我们是同姓的。中国古时的人把陈字和田字读成一样的音。我们的姓有时写作田字，有时写作陈字，其实是一样的。你小时候读过《论语》吗？

田 女 读过的，不大记得了。

田 先生 《论语》上有个陈成子，旁的书上都写作田成子，便是这个道理。两千五百年前，姓陈的和姓田的只是一家。后来年代久了，那写作田字的便认定姓田，写作陈字的便认定姓陈。外面看起来好像是两姓，其实是一家。所以两姓祠堂里都不准通婚。

田 女 难道两千五百年前同姓的男女也不能通婚吗？

田 先生 不能。

田 女 爸爸，你是明白道理的人，一定不认这种没有道理的祠规。

田 先生 我不认它也无用。社会承认它。那班老先生们承认它。你叫我怎么样呢？还不单是姓田的和姓陈的呢？我们衙门里有一位高先生告诉我说，他们那边姓高的祖上本是元朝末年明朝初年陈友谅的子孙，后来改姓高。他们因为六百年前姓陈所以不同姓陈的结亲；又因为两千五百年前姓陈的本又姓田，所以又不同姓田的结亲。

田 女 这更没有道理了！

田 先生 管他有理无理，这是祠堂里的规矩，我们犯了祠规就要革出祠堂。前几十年有一家姓田的在南边做生意，就把女儿嫁给姓陈的。后来那女的死了，陈家祠堂里的族长不准她进祠堂。她家花了多少钱，捐到祠堂里做罚款，还把“田”字当中那一直拉长了，上下都出了头，改成了“申”字，才许她进祠堂。

田 女 那是很容易的事。我情愿把我的姓当中一直也拉长了改作“申”字。

田 先生 说得好容易！你情愿，我不情愿咧！我不肯为了你的事连累我受那班老先生们的笑骂。

田 女 （气得哭了）但是我们并不同姓！

田 先生 我们族谱上说是同姓，那班老先生们也都说是同姓。我已经问过许多老先生了，他们都是这样说，你要知道，我们做爹娘的，办儿女的终身大事，虽然不该听泥菩萨瞎算命的话，但是那班老先生的话是不能

不听的。

田 女 (作哀告的样子) 爸爸! ——

田 先生 你听我说完了。还有一层难处。要是你这位姓陈的朋友是没有钱的，倒也罢了，不幸他又是很有钱的人家。我要把你嫁了他，那班老先生们必定说我贪图他家有财，所以连祖宗都不顾，就把女儿卖给他了。

田 女 (绝望了) 爸爸! 你一生要打破迷信的风俗，到底还打不破迷信的祠规! 这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

田 先生 你恼我吗? 这也难怪。你心里自然总有点不快活。你这种气头上的话，我决不怪你，——决不怪你。

李 妈 (从左边门出来) 午饭摆好了。

田 先生 来，来，来。我们吃了饭再谈罢。我肚里饿得很了。(先走进饭厅去)

田 太太 (走近她女儿) 不要哭了。你要自己明白，我们都是想你好。忍住。我们吃饭去。

田 女 我不要吃饭。

田 太太 不要这样固执。我先去，你定一定心就来。我们等你咧。(也进饭厅去了。李妈把门随手关上，自己站着不动)

田 女 (抬起头来，看见李妈) 陈先生还在汽车里等着吗?

李 妈 是的。这是他给你的信，用铅笔写的。(摸出一张纸，递与田女)

田 女 (读信) “此事只关系我们两人与别人无关你该自己决断”(重念末句) “你该自己决断!” 是的，我该自己决断!(对李妈说) 你进去告诉我爸爸和妈，叫他们先吃饭不用等我。我要停一会再吃。(李妈点头自进去。田女士站起来，穿上大衣，在写字台上匆匆写了一张字条，压在桌上花瓶底下。她回头一望，匆匆从右边门出去了。略停了一会)

田 太太 (戏台里的声音) 亚梅你快来吃饭，菜要冰冷了，(门里出来) 你哪里去了? 亚梅!

田 先生 (戏台里) 随她罢? 她生了气了，让她平平气就会好了。(门里出来) 她出去了?

田 太太 她穿了大衣出去了。怕是回学堂里去了。

田 先生 (看见花瓶底下的字条) 这是什么?

(取字条念道) “这是孩儿的终身大事 孩儿该自己决断 孩儿现在坐了陈先生的汽车去了 暂时告辞了”

[田太太听了，身子往后一仰，坐倒在靠椅上。田先生冲向右边的门，到了门边，又回头一望，眼睁睁的显出迟疑不决的神气。幕下来。

(完)

(跋) 这出戏本是因为几个女学生要排演，我才把它译成中文的。后来因为这戏里的田女士跟人跑了，这几位女学生竟没有人敢扮演田女士，况且女学堂似乎不便演这

种不道德的戏！所以这稿子又回来了。我想这一层很是我这出戏的大缺点。我们常说要提倡写实主义。如今我这出戏竟没有人敢演，可见得一定不是写实的了。这种不合写实主义的戏，本来没有什么价值，只好送给我的朋友高一涵去填《新青年》的空白罢。

(适)

（原载《新青年》第六卷第三号，1919年2月，转选自《中国现代独幕话剧选》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田 汉

获虎之夜

时 间

某年冬夜

地 方

长沙东乡某山中

人 物

魏福生 富裕之猎户
魏黄氏 福生妻
莲 姑 福生独生女
魏胡氏 莲姑之祖母
李东阳 邻人，甲长
何维贵 李之亲戚，农夫
黄大傻 莲姑表兄，贫贱行乞
屠 大 魏家所雇之长工
周 三

布 景

魏福生家的“火房”（即乡人饭后的休息室，客来时的应接室，冬夜的围炉向火处）开幕时魏福生坐炉旁吸水烟。其母老态龙钟坐围椅上吸旱烟。福生之妻正泡茶。莲姑十八九岁好女子，虽山家装束而不掩其美。将泡好的茶用盘子托着先奉其祖母，次奉其父，次托茶四杯出“火房”送给其家的佣工。福生目送其女出去，对其妻低语。

福 生 我们这孩子嫁到陈家里去不取第一也要取第二，他家那样多的媳妇，我都看见过，单就人物讲，很少赶得上我家莲儿的。

黄 氏 （感着一种母亲样的夸耀）前几天罗大先生也是这样说呢。可是也不知道费去我多少心血才替她挣了这样多的嫁奁。不然，单只模样儿好，嫁奁太少也还是要遭妯娌们看不起的。

祖 母 但也当感谢仙姑娘娘，难得这几年家道还好，新近又连打了两只虎。不然的话，你有这样顺手吗？

黄 氏 铤已经装好了没有？

福 生 早就装好了。可是还没有上线。等到稍晚一点，把线上好，今晚是准有的。

黄 氏 再打了一只时，我的莲儿又可以多一样嫁妆了。我还想替她到城里去买

一幅锦缎被面，买一个绣花帐檐哩。没有几个日子就要过门了。不赶快办，恐怕来不及。

福 生 我这次若打了一只大点儿的，也不必抬到城里去请赏，最好把皮剥下来替莲儿做一床褥子，倒也显得我们猎户人家的本色。我打了第一只虎的时候，就有这个意思。莲儿，你……（回头不见莲儿）莲儿怎么不进来？

黄 氏 她大约听得说她的事，不好意思，回到自己房里去了吧。

福 生 像她这一向还好，从前她真是不听说，真把我气死了。

黄 氏 我不也是很气吗，听她晚上那样的哭，我又是恨，又是可怜……那颠子还在庙里吗？

福 生 唔，还在庙里。住在那戏台下面。我本想把他驱逐出境，怎奈地方人见他年纪又轻，又没有父母，也不过有些傻里傻气，并不为非作歹，所以都不肯照我的意思办，我也不好把我的意思说出来。

黄 氏 不过近来也没有看见他走我们门口过身了。

福 生 大约是受了我那一次的打骂，不敢再来了吧。那种颠子单骂他两句，他是不怕的。

祖 母 可是那孩子也真可怜啊。你骂他两句不要他再来了就够了，打他做什么呢？

福 生 你老人家哪里晓得，那孩子看去好像很颠，可是他对莲儿一点也不颠，我起初以为他是颠子，所以莲儿和他玩耍，我也不大管他，后来人大了，他还天天来找莲儿谈笑，莲儿也仿佛非他很不快活，我方晓得这事不是玩的。那时候他的母亲刚死不久，我好好地对他说，我荐他到田家墩一家农家去看牛。他说他不愿到那样远的地方去，又说虽然无家可归了，但怎么样也不肯离开仙姑岭。从那时起，他就在庙里的戏台底下过日子。可怜也实在可怜。但是一想到他会害得我的莲儿不肯出嫁，真是可恨。

黄 氏 好了。现在也不必恨他了。倒因为他的缘故，使我们替莲儿选了现在这一家好人家。

福 生 （忽然想起）喂，前天莲儿到那里去来？

黄 氏 同下屋张二姑娘到坳背李大机匠师傅家里去来。我要她送几斤虎肉去，顺便问他那匹布织完没有。

福 生 以后要屠大爷送去好哪，姑娘们不要到外面跑。我仿佛看见她走那一边岭上下来的呢。

黄 氏 你为什么问起这事呢？

福 生 莲儿有好久没有出门，我恐怕她又跑到庙里去。

祖 母 到庙里去敬敬菩萨有什么要紧？

福 生 到庙里去敬敬菩萨自然没有什么要紧，我只怕她又去会那颠子呢。

黄 氏 有张二姑娘跟着决没有那回事。并且莲儿自从定了人家，也早已把那颠